

从灵魂不朽到拒斥死亡

——柏拉图对话录《斐多》篇

齐 晶

(同济大学, 上海 200092)

关键词 拒斥死亡 移情作用 灵魂不朽

摘 要 精神分析学家贝克尔认为人为了拒斥死亡,克服焦虑,而自造“神化工程”,崇尚英雄主义,甚至用“移情作用”来克服人个体的两元性。这种系统的分析在柏拉图的《斐多》中竟然可以一一找到影子,苏格拉底以圣人般的信仰,坚定“灵魂不朽”,愉快地走上死亡之旅。这也使我们深信能够拒斥死亡,坦然面对人生的信仰,也是我们生命中寻求、等待并且必将回归的人性支柱。

中图分类号 B502.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05)增刊-0012-02

尽管心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不要谈论信仰。然而,这没能拉住我奔向对“信仰”的关注。精神分析学说:人身上普遍的英雄主义冲动:为了“拒斥”死亡,否认荒诞的命运,人拼命利用种种文化规范和关系,如宗教、道德、爱、父母、家庭、权威、思想、艺术等等,试图凭借它们的力量去营造某种“神化工程”(或称“自因投射”),以此出类拔萃,力争不朽。“对此我不置可否,我们还是从柏拉图的《斐多》说起。

柏拉图借年轻人斐多的口开启了苏格拉底愉快的死亡之旅。雅典人到得洛斯朝圣的船在往返期间城中不得处决死囚,使得苏格拉底得以从宣判到处死在监狱里多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们从柏拉图的斐多口中得知他持续思考、作诗、并常与至亲的朋友们谈话。这条朝圣的船源自雅典人的传说:梯修斯自愿充当去克里特进贡的童男,他杀了克里特岛上的牛头怪——“他救了自己,也救了同伙的性命。”甚至在若干年后,在神化之外的现实、在我看来亦有可能是柏拉图创造的新的神话中“救”了苏格拉底。神话与现实交织成的新的神话。这个处处指向神话的开头,使《斐多》篇的宗教意味初显。苏格拉底在临死的这天见到朋友一点也不悲哀,甚至可以说有些愉快地和众人论证着灵魂不朽并强调他这一论证的动机并非处于为了安慰自己并减轻朋友们就要失掉他的悲伤。似乎他这一死,灵魂去了美好的天国与绝好的天神主子相依相伴获得了应有的“不朽”,众人们也就因此而得救了。由于古希腊先哲们良好的论证的传统,柏拉图尽心尽力地指导他的角色们进行了一场不大完满

的对“灵魂不朽”的论证,然而却无时无刻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放弃。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这趟让所有人心情激动又不安、悲哀又喜悦的“不朽”旅程,我越发找不到言语来形容对古代先哲的敬仰。一开头,苏格拉底从叫他与文艺女神结交的梦中的声音,讲到作诗,然后提到诗人艾凡,并自然地引出“死”以及哲学家和“死”的问题。时机正好,因为再过不多久他就要赶赴死亡的约会。当第一次谈及“临死不觉得悲苦”的原因时,苏格拉底连说了两个“深信”一个“希望”,信仰之光在此时此刻无以复加的黑暗中无所顾忌熠熠生辉。之后苏格拉底无数次强调压抑肉体的欲望、并自己“深信”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最大地幸福,这一点比柏氏在对灵魂不朽的论证时的欠完满,却多无数倍地吸引着我的视线。苏格拉底,至少我们有文字可以依托的这个柏氏笔下的苏格拉底,他真诚地信仰着并义无反顾地实践着他的信仰。我的心被苏格拉底称作孪生的痛苦、快乐死死地钉在这副无比美丽的信仰图画上,几乎不能自拔了。

把现代心理学和古希腊先哲硬生生扯在一起,我直觉到是种冒犯,但“人”之处境几千年来的相似,使得我在惊讶之余仍旧希望能触摸到某些似乎是根本问题的神经。心理学关注“人”,认为人之处境的根本悖论是“人”同时是符号性具有神性、创造力和无限可能性的自我、同时又有肛门要排泄要腐烂要死亡的肉体之“二元性”的不可调和。加之关于“人”、关于我们自身、我们与自然等等诸多根本性重大问题的含混性,构成了人之处境的基本状况。对“死亡”的恐惧成

为生活的动机之一,要别于他人的寻找生存的意义又不能被生活中不可抗拒不可预测的力量打败,人们就不得不自小发展出一套防御机制总的来说就是一整套谎言,把不能接受的现实压抑起来,一口一口地啃食尚能消化的现实的碎片,如果一切都在无意识中那么顺利。若是某个环节出问题,那么焦虑登场,若是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便有可能永远固着。哪怕只是对所谓“人格”粗浅的了解,我也深深地感觉到“信仰”于人类的重大意义。无论在心理学出现前、在克尔恺郭尔天才地综合了存在主义和宗教神学之时、还是在另一个天才兰克企图融合心理学与宗教后,“信仰”对给人类社会真正注入“秩序”的作用都从未被消灭。无论是从个人还是群体心理来看,“移情”作用对安抚人格二元的躁动都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各种移情甚至包括‘否定的’或‘憎恨的’的‘移情’之功能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立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感情创造一个目标,哪怕那些情感是毁灭性的……移情只是一种物恋……为了把我们的关注投射到这个世界上”。同时另一件令人“惊讶不已”的事:“人自身趋善的内在的渴望……那是一种对美、善和圆全之‘正确’的极度热情,我们把这种内在的敏感性称为‘良心’”,证明“不朽冲动不是死亡焦虑的简单反应,而是一个人籍着他的整体存在朝向生命的延伸”。由此,信仰的出路成为最合理的解答。人们痛苦地体验现实经验的恐怖时,现成的宗教信仰使他找到了通向“不朽”的英雄主义道路。科学的发展、上帝的“已死”,在所谓的“后现代”的今天,许多无压抑的乌托邦应运而生。然而“所有这些乌托邦之谬误在于,它们的信仰者没有认识到‘死亡恐惧并非生活的唯一动机;英雄主义的超越、人类整体以及未来人们对邪恶的胜利、人之生存向更高意义的奉献——这些动机也一样有力,正是它们赋予人类动物以更高的品质,哪怕人面对着自己动物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享乐主义并非英雄主义。各代异教徒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败在‘卑鄙的’犹太-基督教手下。现代人也同样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他们把灵魂出卖给了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再

或者像兰克所说,把灵魂和心理学做了交换。精神疗法在今天之所以如此风行日盛,是因为人们希望知道为什么享乐主义没有带来幸福,希望在自身内部寻找错误的根源”。心理学经过彻底的探索后,兰克竟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在科学描述走得最远的地方,心理学不得不让道给了‘神学’……这种世界观概括了个体的内在冲突和罪过感,并且向他提供某种英雄式成圣的可能”。“信仰”奇迹般地回归了。

似乎现代人克服现实的生存困境之出路并不存在。“这种困境属于一种意识到自身必死性的必死动物。一个人花了若干年时间去了解他自己,发展自己的才能,发展自己独特的天赋,拓宽和深化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会承受生活的失望,变得成熟、老练——最后成为自然界中独特的被造物,以尊严和高尚屹立于世,超越动物之处境;不再被动,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反射器,不再是任何模式的产物。接着便是真正的悲剧!就像马克罗在《人的处境》中所写的,花了60年时间,经受难以置信的痛苦,付出可怕的努力造就这样一个个体,他最终不过是能够好死!人痛苦地感觉到自身地独特性,然而他仍然知道,就有关各根本之点而言,这并未使问题的本质有所变化。除了稍长一点之外,他的路与蚱蜢的路并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心理学的命运是几乎要把自己变成新的“信仰”才能发挥作用之类的论断,我不想再继续引述了,回到《斐多》篇古希腊先哲对“信仰”的神迹般的论述,在没有发达的生物学基础没有发达的心理学的两千多年前,先哲们指明了拒斥死亡获得“不朽”的航向就是相信“彼岸”的幸福。今天,心理学、精神分析越发展越显得苍白。然而,现代社会的现实的确找不到现成的宗教信仰可以供现代人方便地皈依,既是说想获得先人们的“愚蠢、无知”的幸福难之又难,浪漫主义、艺术创造的相继衰败,现代人继续沉迷于“私人信仰”妄图解决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更高意义的追求的向往。尽管,一切仍旧混乱不清,但我相信,答案总在某处。那个起先叫我不谈论信仰的声音此时换了一个口气:戈多会来的。

参考文献:

[1] (美)恩斯特·贝克尔,林和生.拒斥死亡[M].华夏出版社,2000.

[2]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方正]